

光阴荏苒后的重逢，沧海桑田中的坚守

你会不会知道，世界上还有一个人，
那么喜欢你，拿了命去珍惜你。

亲 爱 的 路 人

尘埃落定之后，对的人终究会来。

梅子黄时雨 — 著

DEAR STRANGERS

No beginning has an end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 BOOKY

亲
爱
的
路
人

梅子黄时雨 一著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路人 / 梅子黄时雨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404-7928-2

I. ①亲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3595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青春文学

QINAI DE LUREN

亲爱的路人

作 者: 梅子黄时雨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李 娜

特约策划: 郑中莉 沈可可

特约编辑: 王 静

营销编辑: 好 红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YUNYARD - 熊 琼

封面绘图: 黄雷蕾 LINALI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284 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928-2

定 价: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Chapter 01 初见 / 1

Chapter 02 月光 / 21

Chapter 03 意外 / 33

Chapter 04 搬家 / 51

Chapter 05 心事 / 73

Chapter 06 逃避 / 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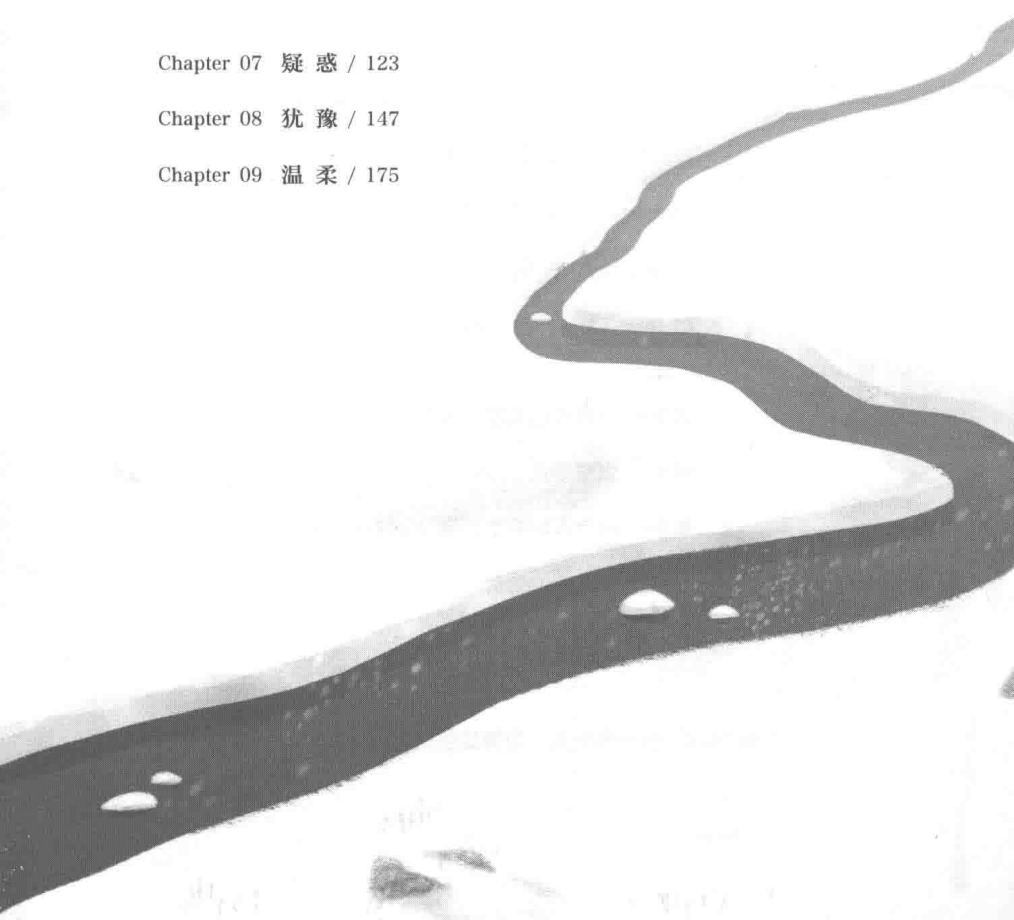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7 疑惑 /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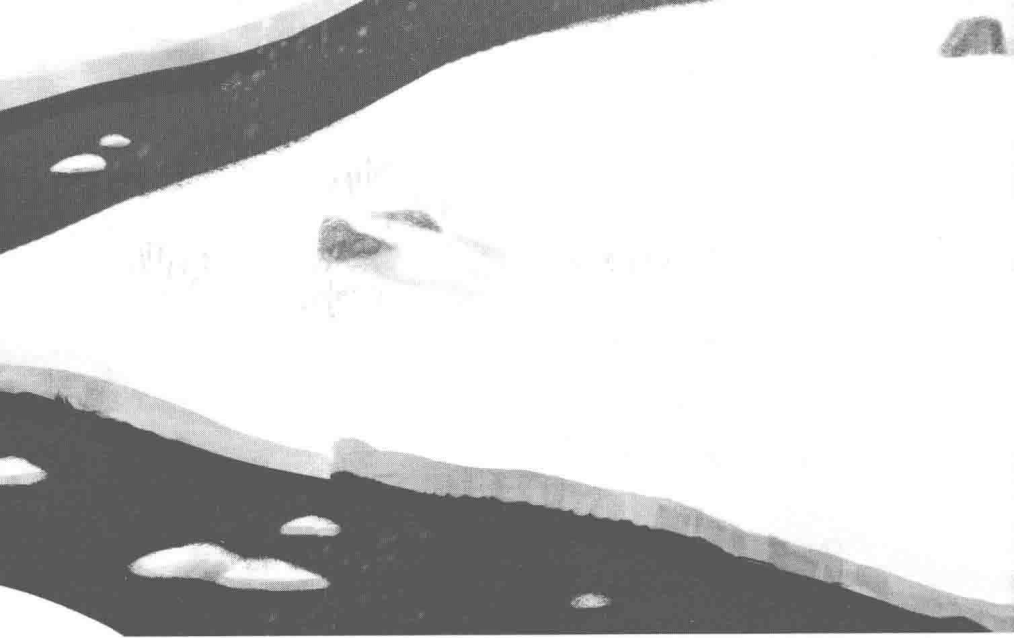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8 犹豫 / 147

Chapter 09 温柔 / 175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

Chapter 10 思念 / 199

Chapter 11 那时 / 215

Chapter 12 离别 / 237

Chapter 13 一生 / 2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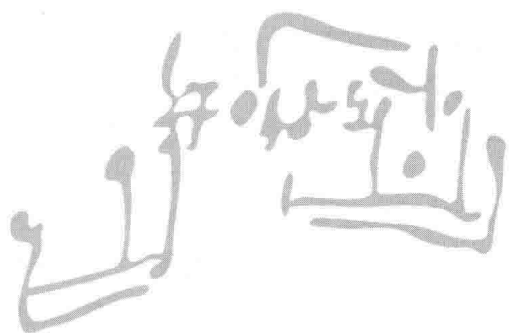
番外一 一切都是天意 / 279

番外二 极简婚礼 / 283

番外三 两个人的细水长流 / 287

番外四 文嘉丽的秘密 / 291

梅子的话 那么多人，为何是我们相遇？ / 293



65

65



Chapter 01

初见

据说

上帝在为你关上门的

时候，

必定会在一个地方

为你打开一扇窗。

时光留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阳光亦是一样，再厚再密的帘子，照样挡不住每天早上的晨曦。

苏时是被一阵“丁零零”的闹钟声唤醒的，他倏然睁眼，探手按下了闹钟关闭键。他随后进浴室，有条理有节奏地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。

数分钟后，他已经衣衫洁净地站在苏微尘的卧室门前，也不敲门，径直推门进去，叉着腰对着那被子的隆起处喝道：“苏微尘，起床了。我去煎蛋了，十分钟后出来吃早餐。今天一早要拍摄，再拖你就迟到了。”

床上睡意浓浓的那个人，唯一的反应只是翻个身，把被子拖至头顶，将自己深深地埋在温暖的被窝里头，不耐烦地嘟囔道：“知道了……知道了……”

“唰唰”两声，窗帘被拉开，屋子里头瞬间充满了清晨特有的微黄光亮。苏时双手抱胸，眉头紧蹙：“苏微尘，你好意思天天迟到吗？！要是丁兄哪天真恼了，不肯跟你合作，我们就要去喝西北风了。”

苏微尘在他喋喋不休的炮轰声中，总算是掀开了被子，睡眼惺忪地揉着长发坐起身：“他敢！”

苏时弯腰捡起了她踢掉的抱枕，甩手扔给了她：“他怎么不敢？苏微尘，拜托你去照照镜子吧。你都快三十岁了，知道女人三十豆腐渣吗？！你们这个模特行业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，跟你竞争的女孩子都是十七八岁。三十岁的老女人跟十几岁的小姑娘，让我来选，也会选十几岁的小美女，更何况那些老男人了！再说了，现在这年头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像割韭菜一样，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……你是没有危机感，每

天得过且过的，但是我想都替你冒冷汗。你要是失业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才念小学……”

苏微尘双手捶床，发出一阵“呜呜呜”的悲鸣声：“我不活了。我不活了。哪儿有做姐姐的每天被弟弟这么唠叨的！”

她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愤愤不已地揉着一头长发：“苏时！我起床。我起床还不行吗？！你这个追命小鬼。”

苏时冷哼了一声：“苏微尘，做人要有良心。要不是有我这个小鬼啊，你能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吗？”

苏微尘被他逗笑了，趿拉着拖鞋，“吧嗒吧嗒”地上前，双手捏着他两边脸颊的肉肉，狠狠地用力往外拉：“是啊。做人要有良心！死小鬼，当年要不是我……”

苏时吃痛，“哇哇”直叫：“是啊，当年要不是你一口饭一口粥地把我喂大，我早就不在人世了！我都会背了……苏微尘，别再揪我的脸了！疼！疼！疼！”

苏微尘又重重拧一把才心满意足地松开手：“这是老姐的台词。不许！抢！”

苏时龇牙咧嘴地揉着“受伤”的脸蛋：“苏微尘，十分钟内你不下来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煎蛋倒垃圾桶里。”

苏微尘叉腰跺脚：“苏时，你敢！”

苏时转身而出，很“霸道总裁”地留给她一句话：“十分钟。否则后果自负。”

十几分钟后，苏微尘手忙脚乱地出现在了小客厅，苏时已经端坐在小餐桌前了。他拿着刀叉，校服外围了格子围裙，慢慢地切着煎蛋。随着他的动作，可见晶莹剔透的蛋黄正在白玉似的凝固蛋白上盈盈晃动。

这是苏时最喜欢的单面煎蛋，而苏微尘喜欢双面煎蛋。

苏微尘总是很怀疑：“苏时，你确定真的跟我是同一个爸妈生的吗？亲姐弟怎么会差别这么大？！”

苏时一般的反应只是面无表情地抬头看她一眼，眼底深处是浓浓的不屑：“苏微尘，我比你更怀疑！”

有的时候，苏时会继续吃他的煎蛋，喝他的牛奶。吃完喝完后，他缓缓地用纸巾擦嘴角：“苏微尘，如果你对我的饮食有意见的话，我晚上

就可以让出主厨一职，让你担任。”

这个时候的苏微尘基本就如一只被针戳破的皮球，瞬间瘪了。她会赶紧闭嘴，识相地低下头吃自己的早餐。

她煮出来的菜，用苏时的话来说，连狗也不愿吃，哪怕是条快饿死的狗！！

有这么夸张吗？！好歹她也把他养到了八岁，虽然她做的菜确实不好吃，但他总归是无惊无险地活到现在了啊。

拍摄工作对苏微尘来说，已经驾轻就熟了。在认识了数年的丁子峰面前，她可以放松地做出娇痴、可爱、妩媚、娇俏、冷艳等各种姿态。

于是，这一天的工作很顺利地提前结束了，本来预计要做到晚上九点的工作提前到了七点。苏微尘特地让丁子峰绕了远路买了苏时最喜欢的番茄意大利面，美其名曰：孝敬老弟。

苏时虽然有的时候人小鬼大，把她气得牙痒痒，但更多的时候却懂事得叫人心疼。

五岁那年，苏时幼儿园的音乐老师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天赋，她随便弹一首简单小曲，苏时就能记住旋律，且不出半点错。她便好奇地让苏时上去试试弹钢琴。那个时候苏时喜爱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这部动画片，结果苏时便弹出了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主题曲的调子。

音乐老师以为他学过钢琴，起初也不以为意，但问了几句后，就被孩子稚气可爱的回答惊到了。这个孩子居然是第一次触碰到钢琴，家里甚至连架电子琴也没有。

音乐老师很是惊愕激动。在那个炙热的秋日午后，喜爱音乐也略懂钢琴的音乐老师便把苏微尘叫了过去：“苏时姐姐，苏时这孩子有音乐天赋，你可要好好培养。”

那音乐老师姓朴，对洛海钢琴界的老师十分了解。她也爱才，十分重视地对苏微尘说：“苏时姐姐，洛海有两个全国有名的老师，一位叫吴天爱，一位叫周明仁，以前都是洛海音乐学院的教授，手里出过不少牛气的学生。如今钢琴界的好多名人，比如邱起林、隋蒙，还有这几年红得发紫的楚安城，都是他们的学生。不过呢，他们如今都退了，不轻易带学生了……”

“但苏时这么好的天赋，或许他们会破例……”

经朴老师的推荐，他们有了一次与吴天爱老师见面的机会。见面那天，吴老师就把话说得很直截了当：“小朴的爱人跟我侄子在同一个单位，他们跟我推荐了几次，说你弟弟有天赋，是个小神童，无师自通会弹曲子。我不知道这事情是真是假。来吧，弹给我听听。这是骡子还是马啊，拉出来遛一圈就知道了。”

吴天爱瘦瘦小小的，瓜子脸板着的时候，看上去有些凶。苏时不免有些胆怯，苏微尘揉了揉他的头发，鼓励道：“苏时，随便弹，你只要想着弹琴是跟喜羊羊、美羊羊它们一起玩就行了。”

虽然这么鼓励他，让他放松，但是苏微尘自己紧张极了，一直偷偷地观察吴天爱老师，想从她严肃的表情里瞧出一点赞许。可是没有，直到苏时弹琴结束，吴天爱才淡淡地开了口：“几岁了？”

苏微尘不知道吴天爱这样子开口其实就已经表示愿意收下苏时了。她战战兢兢地回答了几个问题。

吴天爱便起身道：“每个星期三、星期六晚上过来吧。”

苏微尘不敢相信，呆了几秒才惊喜万分地反应过来，拉着苏时的手，再三躬身道谢。

苏微尘听说过很多孩子学钢琴的故事，据说都是父母大棒加胡萝卜敲打利诱出来的。她也担心苏时坚持不下去，还特地去杂货铺子买了一根鸡毛掸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然而苏时奇怪极了，仿佛就是为钢琴而生的，他非常喜爱弹钢琴，从来不需要苏微尘的叮嘱。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弹钢琴，然后再由苏微尘送去学校。而下午一放学回来，又会端坐在钢琴前一直练，练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。

丁子峰与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见苏时各种主动练琴，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：“苏微尘，你家苏时怎么这么乖！要知道，一般小孩子学钢琴，哪怕是女孩子，也都需要父母每天耳提面命外加鸡毛掸子。”

苏微尘“嘿嘿”一笑，脸不红心不跳地自吹自擂：“那是我这个姐姐教育有方。”

后来混熟了，丁子峰每每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她，然后摇头晃脑地补上一句：“苏微尘，你确定苏时真是你弟弟？”完全一副苏微尘根

本配不上苏时的样子。

虽然苏微尘也偶有这样的怀疑，但佛争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，怎么可以这么被人看扁呢！苏微尘总是不甘示弱地瞪他：“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！”

丁子峰总是会哧哧地笑：“苏微尘，说不准哦。反正你不记得以前的事。”

苏微尘的反应基本都是双手叉腰，一副准备开揍的姿势：“丁子峰，你这是找死的节奏是不是？！竟敢占我便宜。”

丁子峰哈哈大笑：“好吧，我承认，就你现在这姿势跟苏时还是有点像的！”

丁子峰的车很快便驶到了苏家楼下。苏微尘道谢下车。

丁子峰照例嬉皮笑脸地回了她一句：“说了不用谢。你以身相许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好滚不送！”

即便是被骂，丁子峰也是乐呵呵的，笑容满面地探出了头：“明天早上我来接你。”

沿着楼梯而上，一路都是从自家传来的泉水般叮咚的钢琴声。这是他们家乖巧得让人心疼的苏时正在练琴。

进了家门，苏微尘把番茄意大利面和带回来的报纸往小餐桌上一搁：“苏时，吃过饭再弹吧！”

苏时依旧专注于练琴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她。苏微尘便轻手轻脚地进了洗手间卸妆，不去打扰他。

不过片刻，琴声渐低，仿佛乳燕呢喃，迂回盘桓，最终结束，四周都静了下来。在这份安静中，苏微尘突然听见客厅的苏时发出了“啊”一声惊呼。

什么事情居然可以让素来波澜不惊、老成得像大人一样的苏时发出这种惊叫呢？难不成家里进贼了？苏微尘顾不得脸上卸了一半的五颜六色，环顾四周，抓起浴室里的马桶刷，冲出了洗手间：“贼呢，贼在哪里？”

却见苏时完好无损地站在客厅里，把她买来的报纸举在面前，激动

得快语无伦次了：“苏微尘……苏微尘，是楚安城，楚安城啊。楚安城大神要来洛海大剧院开演奏会！”

由于苏时的缘故，苏微尘对这个在古典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楚安城并不陌生。

在第二十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，二十岁的他以一首肖邦的《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惊艳全场，以傲视琴坛的姿势站在世人面前，最后一个音符淹没在了观众如潮的掌声之中，由二十三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权威组成的评委团起身为他鼓掌。他毫无悬念地夺得了第二十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，此前的金奖空悬了三届。楚安城成为开赛以来最年轻的金奖得主，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。

楚安城仿佛彗星，横空出世！至此横扫整个古典音乐圈。

评论家对他，给出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评论：“这是震惊世界琴坛的一大壮举。苏安城是百年才出一个的奇才。”

“楚安城是伟大的钢琴天才。”

“他把那些曲子诠释得如此完美，你简直找不到任何瑕疵。”

“是真正的自然的来自天才的声音。他证实了自己是在掌握肖邦演奏风格方面最完美、最富有诗意的钢琴家。他几乎完美地掌握了各种音乐因素的平衡。”

此后，他以精湛绝伦的演奏，清隽贵气的容颜，古典浪漫的气质被誉为“钢琴王子”。这十年来，在钢琴界，无人敢与其争锋。

苏时放下报纸，“噔噔噔”地跑进卧室，抱出了自己的记账本和珍藏已久的储蓄罐。

苏微尘诧异道：“苏时，你这是要干吗？”

苏时忙着查看记账本上的金额，头也不抬地回答她：“把它砸碎了啊。不然我怎么有钱去听大神的演奏会啊。”

苏微尘的嘴巴张成了“O”形：“这可是你最喜爱的储蓄罐。你说了里头存的是你的老婆本。”

“为了我心目中的楚大神，没老婆就没老婆吧。”说完，苏时就准备砸。

不就听个演奏会吗？搞得像荆轲刺秦王一样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势。苏微尘于心不忍：“算了，不要砸了！老姐

帮你出钱好了。”

苏时眼睛顿时一亮：“真的吗？苏微尘，你请我去听演奏会？”

苏微尘笑得像只偷腥的猫：“比珍珠还真。不过呢，这钱还要从你的工资里头扣哦。”

闻言，苏时顿时又没了精气神，“切”了一声：“那还不是我的钱？等于分期付款。”

他每天煮饭可不是白煮的，苏微尘按月结算，付他工资。

苏微尘“嘿嘿嘿嘿”地奸笑：“那你要不要？不要就拉倒。”

苏时当然懂得什么叫形势比人强：“要，当然要。”但心底终究是愤愤不平的，抱了储蓄罐恨恨地转身：“苏微尘，我现在确定以及肯定我是捡来的。”

关于这个储蓄罐的故事，发生在苏时七岁的时候。某天姐弟两人经过商场，苏时就站在这个可爱的小猪储蓄罐前不肯离开，执意要买。

苏微尘问他为什么，苏时居然一本正经地回答她：“苏微尘，按照你目前这种换工作的频率，我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以后怎么供我念书、娶老婆啊？我还是现在开始存钱吧。虽然到时候也存不下多少钱，但有总比没有强。”

营业员阿姨被苏时人小鬼大的话逗得哈哈大笑：“呀，这个小孩子真是好玩，这么小一点点居然已经懂得存老婆本了。”

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是不是都会特别早熟？苏微尘没有比较，所以也得出什么结论。但苏时就是这么早熟懂事，小大人一般，常常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

不过，那一刻的苏微尘则尴尬极了，只好抱起了那小猪储蓄罐拖着苏时一路低头去付钱。

没想到回家后的苏时倒是很认真，一有钱就往里头塞。

每次看着苏时在自己的本本上算钱，一个个硬币往小猪肚子里塞的时候，作为长姐的苏微尘心里头不是不伤心难过的。但她伤心难过也没有用啊。她不知道自己以前的二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，她竟然无一技之长。做饭吧，她煮饭不是太烂就是夹生。就连最简单的炒蛋，不是炒焦了，就是太咸或者太淡。

很多时候，连苏微尘自己都觉得她能平安地活到现在简直是人类史

上的一个奇迹。

苏时某次站在旁边，看她手忙脚乱地倒菜进锅，被溅起的油星吓得惊声尖叫外加远跳数步之外。苏时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忍无可忍之下，就挺身而出：“苏微尘，可不可以让我来试试？”

结果这一试，当晚他们竟然吃到了一顿味道很不错的番茄炒蛋盖浇饭。此后，便一发不可收了！苏微尘在羞愧、内疚、纠结、敬佩中拱手让出了苏家主厨的宝座。

那一年，苏时八岁。

然后说工作吧，苏微尘一直不停地换。她做过超市收银员，一个月却总会有几次账目不对，每回都不得不自掏腰包垫损失；她做过营业员，可是不懂得看顾客脸色，也不懂得顾客心理，卖掉的东西寥寥可数，经理不得不请她另谋高就；她也做过服务生，可是老连盘子也端不稳，砸了不少的碗碟，她也是第一次知道托盘上面搁了东西，要一只手托着，拿得稳稳当当，难度系数一点也不低；她还做过文员，失误亦是多多，最后不得不回家吃自己。

反正，无数的工作无数次离职。直到她做了淘宝模特，家里的收入才总算有了盈余，不用再为每个月的房租和苏时学琴的费用发愁了。

据说上帝在为你关上门的时候，必定会在一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所以呢，苏微尘还是有自己的特长。她可以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可以用家用小缝纫机给自己和苏时做各种衣服，也会做各种漂亮的抱枕、餐桌布、椅套，甚至配套的窗帘，可以养活各种据说很难养的花花草草，把家里装扮得清新可爱。

跟她合作到现在的摄影师丁子峰每次来了她家，都会忍不住“啧啧”地夸她一句：“苏微尘，你把家捣鼓的，让我想起水乡乌镇的广告词。叫什么来着……”他想了想，拍着脑门道，“来过便不曾离开！”

说来奇怪，她有苏时这么小一个弟弟，旁人几乎从来都不相信。丁子峰一开始就不相信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丁子峰和他朋友田野的摄影工作室，苏微尘带苏时来拍一组照片。

那一天，她刚被辞退，拿了一笔工资。走过街头的时候，她被工作室橱窗的照片吸引了，想起可怜的苏时从小到大居然没有一套生日照。

苏微尘从来就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，摸了摸兜里的钱，当即冲动地决定给苏时拍一套照片，留个童年回忆。

那日，丁子峰正好在工作室，闲得发慌的他便想掌镜玩玩。苏时拍了几张后，在旁一直观看的田野邀请苏微尘：“这位姐姐，你要不要跟你弟弟一起入镜？”

苏微尘有点心动，但让她纠结的是价格：“可以吗？可是，双人和单人的价格好像是不一样的？”

田野大概看出了她的顾虑，大方地道：“你放心。我给你们拍双人套装，收你单人的钱。”

居然有这种好事！苏微尘自然一口答应：“那我肯定OK。”

田野转了话锋：“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”

苏微尘瞧着他，眼睛深处有些戒备：“什么？”不会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吧？！

田野给自己的助理使了个眼色，助理心领神会，很快地推了一排衣服过来。田野说：“你换上这几件衣服拍，可以吗？造型好看了，拍起来也会更上相！”

苏微尘垂眼瞧了瞧自己的白T恤和牛仔裤，才明白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人家只是好心借她拍摄的衣服而已。于是，她欣然答应，在镜头前跟苏时配合着做出了亲昵、生气、搞笑等各种表情。

不过，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注意到田野和丁子峰之间的眼神交流：挖到宝了。这个女孩子镜头感极强。

田野当然是别有用心的。苏微尘跟苏时前脚才跨出工作室，他后脚就把照片传给了一个重要客户：“我发你几张毛片。她不是专业模特，但气质不错，身材和镜头感也很好，将你们衣服的品质感和设计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”

客户收到后，不过半个小时，便给了田野答复：“这个模特OK。我们一致决定用她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田野便打电话给苏微尘，说照片好了，想上门去让她选片。苏微尘不疑有他，就把住址报上。

田野带了丁子峰登门拜访，把来意相告。苏微尘先是一愣，而后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会做模特。”

田野十分有耐心：“苏小姐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昨天拍照的时候，我发觉你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你的镜头感极强，十分具有表现力……”

无论田野怎么说，苏微尘都是一口拒绝。

那个时候他们住的是一室一厅的蜗居，田野其实一进门就大致知道了他们家的境况，遂开口道：“苏小姐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淘宝模特虽然跟平面模特、电视模特比起来，收入低很多，但是跟普通的上班族相比，收入不低，且时间相对自由。而且现在都网络化了，淘宝模特以后的发展机会很多……”

他们果然得到了自进门后苏微尘的第一次正眼相待。

田野知道她感兴趣了，便赶紧趁热打铁：“苏小姐，一般一次拍摄最起码有数百到一千元收入。如果你红的话——我这里红的意思是淘宝的卖家和买家都认可你——每次拍摄的价码会更高，且会按时薪或者衣服件数算价格。”

一听到这个价目，苏微尘不由得瞠目结舌：“你们确定没骗我？”

田野双手抱胸，缓缓微笑：“你试一次不就知道了。”

田野自然不会骗她，第一次拍摄了一个上午，她就拿到了三百元。这可是她平时工资的八分之一。苏微尘拿着三张粉红钞票的时候，犹自不敢相信，数了又数，数了再数，直到苏时忍无可忍地上前，一把夺过那些钱：“苏微尘，我确定这里是三百块，你不要再数了，数得我都要头晕了。”

不过苏微尘自然也不知道，那时的丁子峰也是被田野硬押着上场的：“这一系列的服装，就由你帮忙拍摄吧。”

丁子峰说：“不行。说了我只出钱不出力的。”

田野说：“好歹你也是老板之一啊。你知道那个客户有多难搞，你不救场谁救场。再说了，你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也是半天，就当玩玩吧。”

这句话倒是说到了丁子峰的心坎里。反正最近也无聊透顶，就拍拍玩玩吧。丁子峰最后答应了下来。

结果照片出来，客户极为满意。于是，苏微尘跟田野、丁子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合作上了。

用苏微尘的话来说：“是一不小心误上了他们的贼船！”

一来二去，也渐渐熟悉了，丁子峰偶尔也会问她：“苏微尘，苏时真的是你弟弟？”

苏微尘一般会“嘿嘿”地笑，故意打岔：“煮的。”

而此时，苏时则会幽怨地补充道：“丁兄，对于我的身世之谜，目前有三个版本。”

“三个版本？”丁子峰饶有兴趣。

苏时掰着手指说给他听：“苏微尘的第一个版本呢，说我是路边垃圾堆里捡来的。当时我全身臭得要死，她帮我洗了三天才洗干净。

“第二个版本呢，说看到我在马路上迷路，像只小狗一样地乱转，就把我领回家了。

“第三个版本呢，她说我是隔壁老王家的小孩子，因为隔壁家不要了，所以她就抱过来养了。”

丁子峰听后笑得直打跌，问苏时：“那你觉得哪个版本可信度比较高一点？”

苏时的表情每每欲哭无泪，哀怨无比：“我觉得没一个版本是可信的。”

他话音还没落，苏微尘的“栗子”已经弹上来了：“臭小子，居然敢不相信你老姐的话。”

苏时抱头哀叫：“苏微尘，你别老打我的头，我会被你打笨的。”他越是这样讲，苏微尘越是喜欢弹他脑门。反正到最后，必定还是以苏时讨饶收场：“好吧，苏微尘，是我不对，是我的错。我认错还不行吗！”

虽然经常跟丁子峰贫嘴，但在内心深处苏微尘却是一直非常感谢丁子峰。如果没有他和田野的话，她怎么有能力供养苏时学钢琴呢？估计也只有看着苏时被埋没的份儿了！

楚安城的车子停在了洛海城一处极清幽的社区。他环顾四周许久，才缓缓地踏上了台阶，按下了门铃。

萧关笛打开门便看到了如今这个红遍全球的年轻人，不由得愣在了门口：“安城……”

楚安城含笑将手里的鲜花递了过去：“师母，好久不见。”

是自己最喜欢的白色百合，难为这孩子这么多年了还记得。萧关笛